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

祭文

北京為

祭文

北京為

神宗靈駕發引告祭文



薤露朝晞歎九齡之夢闕宮東晏出驚七月  
之期臻崩天增杞國之思卷考切克人之慕  
因山克就同軌具來美牆痛劇於中宸予劔  
哀纏於群辟安知帝所逍遙廣樂之觀空有  
人間惆悵汾河之詠戒塗維輦接軫大任竊



守提封是虔告享風雲改色羽衛無暉背通  
汴之神臯指清伊之吉壤惟宗祧傳聖謳歌  
訟獄以咸歸而功德在人禮樂政刑之未悖  
不顯亦世無彊惟休臣等祗奉官箴阻瞻牆  
翠攀號莫逮洒血摧心

河北轉運司告祭文

吳穹不吊仙馭難追爰詠七月之期是屆萬  
方之軌邈昇湖之龍去天上景長空汾水之  
鴈飛人間事改續服懋重熙之化見牆昭大  
孝之思矧茲巨鄰以逮黎庶仰瞻何所擬踊  
寧堪法仗載嚴悲茹互因乘白雲而安徃刪  
黃鳥以無從惟夫神功莫大而難知固與景  
命俱傳而不息臣等各縻官守阻望靈輜徒  
有忠誠攀號洒血

河北提舉司告祭文

因山之制七月遄臻同軌之期萬方咸在弓  
劍留昇湖之暮衣冠餘渭水之思療慄徂秋  
已變風雲之慘淒涼入夜更增笳鼓之悲虞



牆徒劇於見堯夏服仍勤於續禹著龜告吉  
陵寢即安剛黃鳥以無從訴蒼穹而何所惟  
神功不宰固妙物以難知且聖祚有歸宜與  
天而俱永臣等孤忠徒切行奠奠追西望靈  
輜攀號兩血

禮部為

欽慈皇后葬引百官告祭文

媯為舜氏本明德之方興陳以滿封寔故家  
之始大豈特活千人而有祚固當流八世而

莫京允屬盛期篤生碩媛葛之為裕儉可化  
於女工雞則匪蠅庶無憎於朝事是用膺天  
眷命開國慶基隆鳥至之裡郊肆龍飛之澤  
寓而不逮東朝之養已驚僊馭之遙抱泣珠  
襦初啓南阡之宅伸哀寶冊載嚴西寢之封  
邈永裕之真游霽欽慈之徽號雲章五字忍  
聞追遠之聲風動萬人咸識因親之化將以  
貽休有煒岳佑無疆臣等陳力官聯羞識祖  
奠靈輜莫駐摧隕何堪



北京祭留守王太尉文

維元豐八年八月某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  
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留守彰武節度王公之  
靈曰書載箕子為武王陳洪範嚮用五福竊嘗  
有言天不能昇人福也曰有嚮用者焉惟君  
子好德故能受福于天昔賈誼以能誦詩書  
屬文起家洛陽生十八年豈知公孫區、春  
秋雜說白紛如也始推乎上蓄川惟  
仁祖以仁覆天下天下含舖鼓腹不知上德

之然其文章爾雅同風漢氏醫公所以潤色  
公不有而誰先其入翰林丞御史尹開封使  
三司而士相與賀者公且執天下之權其領  
十五州守三都以使南院班二府者公雖不  
大用而位亦益遷粵主上稽古思道未有  
命戒先耆艾者將以乞言乃方叔元老維日  
壯猷豈其騃騃久董夫戎旃謂公當促舍人  
之裝而公方且導引辟穀欲棄人間之陋從  
赤松以翛然奄乎不知何往意者以形為蜩



甲其不與物盡者固已飄乎委去而登仙躋  
公堂以縮酒猶髣髴乎平日而儻然惟几莫  
我覲而悲填若夫勤勞啟沃心存天下垂五  
十載者則豈惟其僚屬之所私詠而燦然不  
泯有旂常兮茲傳

北京國子監奉

詔封孟荀楊韓告先聖文

維元豐七年月日河南府左軍巡判官充北  
京國子監教授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敢昭告于至聖文宣王曰昔周史厥道紀綱  
用微惟時夫子杲杲出日披其重複為萬世  
明夫子既沒楊墨是肆爰有孟氏詞而闢之  
荼蓼既薈嘉苗孔殖於今其功人以配禹俾  
遇夫子蓋顏淵徒自時百家蝨午竝作承孟  
氏後荀况楊雄降秦終漢教用不隕俾夫子  
道炳然復彰魏晉而還文事滋落學不為已  
其舌肆好猗歎韓愈始以文顯厦屋將覆勇  
於敢扶唐三百年斯人惟偉天啓我 宋咸



秩無文追求四賢崇以爵號從夫子後不瑕  
有光更十萬年學者咸仰今有司承詔封孟  
軻為鄒國公與充國公同配食荀况為蘭陵  
伯楊雄為成都伯韓愈為昌黎伯竝從祀謹  
撰吉日以告尚饗

詔封孟荀楊韓告先師文

維元豐七年月日河南左軍巡判官充北京  
國子監教授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  
昭告于先師充國公曰昔我夫子有徒三千

惟公好學未達一間爰有孟氏聞而知之與  
公異時合若符節孟氏既沒荀楊嗣興是三  
大儒吐詞為經未流至唐篆刻是驚有賢韓  
氏奮而學古達道之塞千儒有功微言賴茲  
不絕如綫粵 宋七世咸秩無文卷龍驚冕  
曰公若伯從我夫子興我先師洋洋俱傳百  
世不熄今有司承詔封孟子為鄒國公配食  
文宣王荀子為蘭陵伯楊子為成都伯韓子  
為昌黎伯竝從祀謹撰吉日以告尚饗



筮地告先考著作文

維元豐七年十月日男補之將之謹以清酌  
庶羞之奠告于先考著作之靈曰昔我先人  
率德顧弗永年乃不肖子補之將之不能必  
誠奠不以時乃尚官學四方惟歲時望祭有  
醜肆卜我先祖魚山故兆唯吉土十月乙酉  
是塌用大定我先人之宅遣車既飭惟不肖  
子補之將之愴悽怵惕殞越于地則亦靡及  
尚饗

告六叔父寺丞文

維元豐七年十月日姪濠州團練推官知壽  
州壽春縣事充國子監教授補之謹以清酌  
庶羞之奠告于六叔父寺丞之靈曰昔我叔  
父事親竭力夙以孝聞薰然慈仁見謂鄉黨  
宜貴宜富宜壽考多子位祿弗究以不永年  
承其後者藐然一女補之念此常痛于心惡  
衣菲食用克歸匱于魚山之宅十月乙酉是  
塌前我先祖後我先人筮曰宅此惟安乃歲



時薦享則有先人之不肯子補之在乃先人之祀未墜于地則我叔父飲食如生惟我先祖先人實聞斯言尚饗

北京祭措置李宣德文

維元豐七年月日具官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措置司司當公事李君漢舉宣德之靈曰嗚呼漢舉志如鴻鶴可使戾空而樊羽毛乎污澤才如泉阿可用割玉而栴鎡刃乎腥膻仕弗克乎其位壽弗究乎其

年理有是而更非喟誰者其使然抑造化之範人亡予奪之或偏謂人心其不平分薄厚乎愚賢嗚呼漢舉別幾何時黃葉在戶而車而馬翣者稱遽酤酸肴拂君往不御惟有涕洟東門之路何以遣哀歸安其故尚饗

除夕祭北京教授廨土地神文

維元豐七年十二月晦具官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土地之神曰聞之福莫長於無禍故古之君子祭不欲祈補之不才承



之三年于茲將代而去矣賴神壅培弗罹于  
咎祈則何敢報可忘乎恭薦菲詞惟神鑒此  
尚饗

罷齊州先塋焚黃告祭文

紹聖二年二月八日男左承議郎充秘閣校  
理新就差通判應天府南京留守司畿內勸  
農事武騎尉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  
告于先君著作晁公之墓曰補之不肖始塋  
先君之二日還官于魏其後忝命入館登朝  
為州逮茲謫官凡十一年而後始獲拜奠墓  
下楸栢盡拱而不肖子補之尚官游四方不  
能及田里奉洒掃沐惕墮心今

天子以元佑壬申十一月甲子冬至郊見天  
地凡在庭之士皆得追榮其先人初以在奉  
議郎告于第恭承光命既慙以哀惟是先君  
之潛德隱行天其或者尚將大之在它子孫  
非不肖子補之獨能致此謹撰日以告尚饗

代澶州韓諫議祭河文



維年月日具官韓某謹以牢醴之奠告祭于  
靈源王之神曰天子以季秋祗見合宮禮成  
告祭及河喬嶽罔不率舉而其位古諸侯境  
內之祭得預行焉惟神聰明正直國有典祀  
靈長之性并千七百載厚地而不洩德既  
平則惟神祥以茂昭聖天子之功神之血  
食終古豈不躋歟尚饗

代祭龍女文

維年月日某官韓某謹遣某奉命服詔勅以  
牲酒之奠告于神濟夫人之神曰有天下者  
祭百神故五嶽四瀆古有典祀而山川之靈  
其福足以仁其一方者則天子亦為之崇禮  
秩嚴貌像所以為施報甚美也惟神聰明產  
德于幽其亦歆天子之嘉命允翕巨川底寧  
地方則神之名踰惠澤洋洋與河亡窮豈不  
休哉尚饗

國子監祭司馬溫公文

維元佑元年九月日具官某等謹以清酌庶



羞之奠致祭于故丞相司馬公之靈曰嗚呼  
公乎寬粟柔立根于明誠進禮退義世為重  
輕千乘不居古稱好名公乎不然志合則行  
布被脫粟他人為詐公乎不然則以身化公  
卧洛師閑閑却掃深衣講道將以是光公歸  
朝廷路車乘馬扶携襁負民拜于野聖母  
神孫在宮載祇公率其官正人具來誠心行  
義令出而聽國安九鼎大勢已定民以法治  
法勝則煩譬如魚噉則清其源賣刀緣畝盜

豈得發苟無欲之雖賞不竊裴公處內如不  
勝衣問其貌年威行四夷楊公八輔曾未幾  
何毀第咸騶人去其華忘身憂國晚以骨立  
生非其厚所愛民力有來遠縣疾食與言問  
民而沒反席未安帝祇合宮公薨訃聞徹尊  
往臨追胙故温公薨季秋甲戌暮雪民憂歲  
寒相諺來揭聞諸道路信有斯言曰公在天  
胡俾我寒以勞定國人日宜享何以知之家  
有公像生為民望其沒亦神公乎何憾悲者



世人尚饗

館閣祭呂申公文

維元祐四年月日具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平章司空呂公之靈曰嗚呼大人之德如山如川作鎮九州經營幅員國有大人君尊而滌地有山川氣傑以靈豈惟寶藏百貨所養惟其高深物則固往善觀國者庶其在茲無象太平望而知之季札觀樂興衰以喻見蘧伯玉知衛無故秦使入楚

寶為陳昭奚卹在知楚有人楚衛區區何足與謀有是二臣以雄諸侯如虎在林如龍在淵何必風雲其威自然小才近用則不若此方圓殊施文武異事一官得人則一事行此事得失非國重輕嗚呼公乎敷大中和代天之工道固透拖遽厚持滿彊者莫先清心守默辯者莫前是惟元宰三公之德豈如淺智物我異職魏公典籌初不自務既執事矢人服其能徐公行義亦既有常世自奢儉吾無



低昂巍：兩朝盛德高明內則國幹外則長  
城沈幾八告成敗先定家人不知矧復百姓  
群言竝進不尸其德使公議安人享其澤人  
二聖統臨公秉正機岳紳措笏百辟是儀征  
繇不與盜賊先改商賈阜通九河翰海謂法  
未具滋章已除謂財未充民氣已舒謂人未  
用忠賢既立謂遠未賓羗戎育入太平之功  
可指日異人之祿天不遺兩宮震悼庶民  
嗟咨哀榮典冊禮盛一時其等在廷辱公品

識陶冶之公無所歸德旂旂蕭鼓送公國門  
攄詞隕涕侑此酒尊尚饗

代尚書侍郎兩制祭魏王文

維元祐四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  
之奠致祭于故魏王之靈曰周建同姓錫之  
山川康叔伯禽魯衛惟賢漢懲秦餘非劉不  
王矯枉過中尾大股彊魏之宗盟禮勝恩疏  
給羸卒百徒隸與居粵十載來以州郡理宗  
子維城名存實瘵作蕃于國匪地惟賢惟賢



有德亦國之蕃漢於孝王欲常：來以家人  
禮燕喜且諧兄弟無遠曰親：仁留不之國  
亦以厚親嗚呼魏王仁孝忠誠威儀卒獲近  
其性成豈惟河間講禮修樂豈惟東平為善  
家樂惟神母子惟帝叔父尊無與隆恩  
何可二在人之情再命僎車貴極富溢以勤  
儉娛作郎子京寔親賢宅俾宗室良咸有矜  
式玉帶魚金顏如渥丹云何不泚而不永年  
兩宮悼驚豈惟在廷詔追祭之以魏大名使  
河山微與國永寧五月而葬禮則有制卜遠  
歲宜以息奪禮衣裳在堂旂旒在門訶以伸  
哀侑此一尊尚饗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薛氏文

維元祐四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  
之奠致祭于故文忠歐陽公夫人薛氏之灵  
曰嗚呼夫人慶累世儲簡肅惟父文忠惟夫  
象服委蛇湯沐大都世間所乏豈富有貴高  
門鼎食里屬栢比惟有德者愈久彌長或微



或與微興有光惟昔文忠名擅一時于今學者孰不仰之矧夫人子聯職文館升堂拜母恨相從晚生乎可拜沒饗亦禮庶幾誠心歆此醪醴嗚呼哀哉尚饗

同李昭玘陳察祭贈太師李公文

維元祐四年月日其官其等謹遣其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贈太師李公之靈曰自昔布衣起家之士必其學可用德可立而才可為近可利當世而遠可以遺後人兼是三者

公侯之器至其莫施時則不暨公魏大姓世豪以資散其千金負笈求師爰以進士得官天聖抱其所能而止一令造物報人微興之期是生左丞出秉政機河鑿其原用改斯卜禘以龍章西山之麓曰子曰孫有公及士服其命服承此祭事生難莫施而沒顯名有喪其仟邦人所榮其等于公其生既後咸以賤貧左丞所厚不獲相事一官所櫻馳詞侑奠亦以抒情嗚呼哀哉尚饗



代王資政祭李少保文

維元祐六年月日具官某謹遣某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致政少保李公之靈曰天之生才初罔不艱既畀之才其施復難王侯戚里兒童綺紈豈無其人鳩毒宴安宴安不懷于公見之非此其賢其才定施之甥冀國之子五朝三世恩無與比鳳騶駿駒其生固奇置樊樞間世寧識之仁宗恭儉四十二年歲冠大羽文武並肩知公於親

欲任心膂匪親則嫌或以嫌沮英宗退託

未攬萬機公不自嫌語秘莫知念先朝意滋

欲分政知而不以時則有命何以樂之樓觀

池園退老于家虹蜺屈蟠嗚呼哀哉自昔和

文折節好士人賢其賢不榮其侈公生又似

好善有能富貴益恭人以是稱交游滿國搢

紳有聞高堂擊鍾驪駒在門尚思孟公投轄

拒戶庶見聲子班荆道路嗚呼哀哉別幾何

時人事變易蘭亭觴詠俛仰陳迹褒終之典



時則有加豈惟故人出涕咨嗟寓詞千里俯  
此尊俎衣裳在筵髣髴一舉嗚呼哀哉尚饗

祭陝州二叔父文

紹聖二年十月四日從姪承議郎充秘閣校  
理通判毫軍州管內勸農事武騎尉補之謹  
遣人以清酌庶羞之敬致祭于二叔父故知  
陝州秘監學士之靈曰我宗之謀臯祖澶淵  
起國之初天子文元務德不華中微以艱自  
我先君諸仲叔季蟬聯世科將隕而起先君

嘗謂叔父溫文捨叔父賢孰知先君施及不  
肖如親父子匪禬之私自為知己嗚呼哀哉  
天禍我家先君早世孰憐其孤亦叔父志教  
之譽之人莫問之誤意先君鳴陰必和不知  
其于弱不克荷迺爾代匱丞中秘書叔父為  
監聯駮並裙貧得守齊亦既陞遣病休不省  
卧憂展轉愚觸罪悔佐守宋京書未九返勞  
撫于行仕何足云匪姑息故愛緣其私則以  
尊祖今年在宋聞疾請州問安六輩信無報



郵謂昔不然知憊莫勉如何不淑隕命候館  
痛我家世善人日微非此其承其來益衰念  
此如焚血溢為泣怛然寐哭寤追靡及一官  
所櫻莫不撫筵孰知此哀彼蒼者天尚曰幸  
哉其子如此不鄙為兄猶同父弟誓當與約  
彌遠益親如我叔父與先君存往不其亡此  
舌不吞嗚呼哀哉尚饗

祭外舅兵部杜侍郎文

紹聖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第五女婿承議

郎克秘閣校理通判亳州軍州蕪管內勸農  
事武騎尉晁補之謹遣外孫女晁氏十五姐  
湘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脩撰侍郎文  
人杜公之靈曰補之必日愚無師聞：詩與  
禮于我先君先君為言公孝而賢汝長而師  
則公莫先從先君南年十有五方舟蘭陵遇  
公于旅會先君出：拜侍公籠息于階脩然  
異容曰此何為玩物喪志若斯其年一日千  
里念先君語踈然起驚公嚴而和導我以情



却後五年初隨鄉舉過公濮陽與坐笑語謂  
為可教而不瑕疵申以婚媾眷言自茲歸宜  
其家惟公淋女使寡悔尤亦公女助公仕浸  
顯官常百秩祿仁其宗逮孤與疾堂：在廷  
如臯如夔至其胞中百不一施謂公仁人宜  
壽宜貴何辜于天而不慤遺國士之喪國士  
之哭失聲相駭迨於僮僕嗚呼哀哉人誰不  
死：誰則哀：在哲人匪婚媾懷念公自養  
後已先人公疾而憂公非愛身衆雛墮地則  
各有命矧公賢子而憂不競生無世累糠粃  
紛華沒反其真孰為我家謂公之知進乎此  
矣此言之聞公悲可止念公之女毀不圖生  
去五百里勉之使行下官所櫻奠不親偃有  
變其筭公外孫女庶幾平生御此酒脯嗚呼  
哀哉尚饗

祭南京留守刑部杜侍郎文

維元符元年四月日第五姪婚孤子晁補之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致祭于故南京留守



修撰侍郎七文才杜公之靈曰嗚呼公何如  
金如玉如松如竹雜于物而不變稟諸天之  
所獨而一旦毀折遂不可作耶移孝於事君  
移家於為治賢勞記于先朝名譽流于當世  
而意不大任遂止于是耶惠故民愛之如父  
母敬故士戚之如兄弟而堂去此惟民與士  
驚心而隕涕嗚呼哀哉昔我先君與公元昆  
義均同產人靡問言施及諸稚申以世婚兩  
宗一家無復彼此矧公與我自為知己我始  
筮仕教授北京公為主知而有盛名數言我  
才于公于卿自謂內舉退無愧情我後登朝  
亦官京師同衢接屋十歲于茲宴休戒我游  
觀載我忘年比義良朋待我而我少公十有  
六歲匪其志同千公敢輩公於學問尤長禮  
經至談百家顧嘗喜兵間同我論挺出崢嶸  
能賦與銘文章爾雅書記翩：致足樂也自  
為餘事故罕知者年垂六十侍郎秋官平生  
經緯虹蜺屈蟠白頭不召黃死為藩嗚呼哀



哉我守濟南後公五載問民所安流風固在前  
有范李後有曾王粵有杜公于前有光嗚呼  
哀哉惟我不孝獲罪于天奉親南徙中罹禍  
還唁我吊我五書並馳期我自遠匪婚姻私  
如何聖室泣血未墮斬焉縗經承公凶問嗚  
呼哀哉自今以往我無知己雖其知者亦從  
風靡傾腸倒胃古可摑矣尚想山立英姿竭  
氣庶幾神交百世之外嗚呼哀哉公喜我文  
喜同酒尊尚舉此尊尚聞此言嗚呼哀哉尚

饗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一

祭文

特進改葬祭告文

維大觀三年歲次己丑十月壬申朔十三日  
甲申孫前泰寧軍節度推官知大名府莘縣  
事端禮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告于  
祖考特進吏部尚書晁公祖妣河間縣太君  
劉氏之墓曰聞之夫子既得合葬於防門人  
後雨甚至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夫子不



應三言之乃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夫既及其極矣岸谷變遷何由必之故古不  
修墓者禮也泣然流涕者情也夫禮可以不  
修而情不得視其壞而不悲是夫子許其修  
也而端禮等以祥符大墓土痺有水患雖我  
祖考妣昔以禮葬垂七十年可已矣而端禮  
等以人揆神情不得安將遷遷任城魚山吉  
卜且我祖考妣之子孫往者皆從葬此地烝  
嘗以時不愆歲事抑族墳亦禮也以人便之  
知神欲之亦情也故端禮等以違古不修墓  
之訓為輕而伸泣然流涕之思為重雜然相  
怒今月吉日奉柩以東我祖考妣實惠聽之  
不震不驚往安于行嗚呼哀哉尚饗

祭大資政李文

維年月日門生具位晁補之謹遣人以清酌  
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北京留守大資政李公  
之靈曰王迹之熄詩亡不嗣春秋又微戰國  
橫肆惟其可者尚與聖鄰詞出其口輪囷郁



紛觀古氏言何國無士馳其戎車陳詩說禮  
秦儀賣國斯迺燔書韓非孫武是固非儒至  
其文字孰敢貶諸漢與息民殘編出壞經儒  
詞士學自此派班王兩馬河漢奔渾胡不及  
古華勝其根乃獨楊雄為書準易：不可準  
相如是式却後得唐總一韓愈蹀魏踵漢侵  
尋千古采以文治百七十年環儒偉士軼古  
並肩公以文鳴起河之北如彼神鳳雲翔覽  
德惟哉神考文王之文謂公所作經誥是

群官名用正禮閣其脩此公餘事粵有大猷  
論秀百人宥死四千人車上儻而公退然輔  
弼三朝時異操同幾顛者數不自為功上建  
皇極以消群疑歛時五福惟公助之爰開大  
公旁作穆：九閔晝靜纍：士復惟古良臣  
善則稱君造膝之語家人莫聞嗚呼哀哉匪  
歲龍蛇正月己卯賢人之憂庶氓是悼嗚呼  
哀哉補之昔日自魏徂京公以其名上之朝  
廷羈豎附夷千里為輕顧慙幽介文承安有



無鹽刻畫祇增其醜士報知己匪以其私潔  
身有義尚畏人知惟不仰其鬼神聽之嗚呼  
哀哉天不憖遺而喪宗工胡床昨夢過雨驚  
風燕子穿閣池臺半空嗚呼哀哉安陽之吉  
遠不臨壙扁舟東下形以神往寓辭千里以  
侑酒尊庶平生言公猶我聞嗚呼哀哉尚饗

祭左丞梁公文

維年月日從表姪具位晁補之謹遣人以清  
酌庶羞之奠敬致祭于故資政左丞梁公十

四文之靈曰補之少日隨親上都公在館閣  
有聲諸儒間從先君及諸父語童子無知見  
公而慕其後推擇正字秘書公由太常擢諫  
大夫買屋城南與公居時休旬杖屨從公宴  
喜公後秉政既有賢勞玉立班竹群邪覘消  
德高來諛亦不旋踵豈公獨傷邦國之痛自  
昔忠義若此者多天實為之人其謂何臧孫  
諫違以有魯祀孰孝嗣之惟忠臣子豐碑不  
琢無以圖徽尚曰萬里以丹旒歸埋光百年



一旦射斗詞以伸哀惟其素厚嗚呼哀哉尚  
饗

祭端明蘇公文

維年月日門人具位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  
之奠致祭于故端明尚書蘇公先生之靈曰  
孔子在位獄訟文詞可與人同不獨有之至  
所罕言所不可聞曰天道性與利命仁莫大  
匪天莫難匪若性命仁皆深遠矣夫惟道大  
則知者希有所卓爾回猶病之天下紛々皆

以利往吾豈難之利不可長凡是五者皆微  
不傳譬彼為國魚不脫淵雖微不傳然見其  
緒千載一人尚如旦暮秦漢而還輕失此學  
徒既其文謂為廣博聖言所罕與不可聞初  
莫之聞矧尋厥根匪根之出其華易悴易悴  
之華惟文士愧焉遷韓愈好古而奇六家原  
道顧未知之今其所作匪道惟詞後生如黃  
談天與利飾性命仁以之賈世篤生蘇公干  
櫓聖門蹈韓躡馬匪以其文知孔子聖文莫



猶人若大且難以藏厥身世無孔子孰明其  
至更者斯年曰此文士豈不炳蔚鏗轟似之  
至及說約愛然遇之何以實斯粵有自來馳  
騁千古經營九垓破百家任躡阜踰堆竭其  
山立送者自崖曰此勤矣乃人之開反而湛  
思道不在遠罕言不聞一以是貫定道之奧  
取其獨存有不浔已文迺其藩固嘗自謂吾  
言如水行所可行止其當止此但言語聊以  
為嬉惟昔人賢事業若斯遭時有用從本出  
之誠身有道忠迺孝移如麟如鳳胡可偽為  
嗚呼哀哉既曰仁賢宜貴宜壽亦貴壽矣子  
德不寃問閔嶺海九死來歸何嗟及矣梁木  
其摧嗚呼哀哉補之童冠拜公錢塘見謂可  
教則始求光顧惟宜頑汜未聞道愧負公語  
以無成老窮秋訃至沈痛剗腸扁舟東泛道  
哭公喪作此鄙詞惟公所喜伸哀一慟絕絃  
自此嗚呼哀哉尚饗

祭郭大夫文



維元符元年某月日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  
之奠祭于大夫郭公之靈曰人之相知千載  
一時千載不逢亦不可知公年長我二十而  
八平生出處參辰超忽庶平為吏自昔所聞  
達識高談則猶未親遭患來南邇迴千里偶  
公倦游亦歸訃里斬然在疚閉戶薰心我不  
往拜公來見尋屬氣收洩為公一語不知何  
為傾蓋如故過畧百士得一人焉以千載語  
則猶平年為公數臨亦惠慰我如何不淑龜  
玉毀破驚呼往吊雪涕霑胞尚想霜髯老鶴  
孤松嗚呼哀哉公守曹南古循吏比吾弟為  
僚橫經洋月頃於吾弟推轂先之晚於此逢  
我又見之兄弟窮人論心誰與公獨厚之人  
所莫顧百年一慟晤語無期何以舒哀斗酒  
隻雞嗚呼哀哉尚饗

亳州祭土地神文

維紹聖三年歲次丙子十一月戊子謹以清  
酌庶羞之奠祭于土地之神曰聞諸聖言聰



明得道者沒乃為神而神之所職以土地名  
譬諸人間則有社稷人之休戚繫焉者也補  
之以罪來此行將解去顧其踈愚何以免咎  
惟履正蹈常無以疵物亦不害物神用臨之  
亦允助之使老幼安處而苛慝不作用此薦  
誠匪曰祈也以為報也尚饗

祭大孤山女郎文

維元符三年歲次庚辰七月癸酉承議郎武  
騎尉晁補之謹以絲網碧履及酒酌時果之  
奠敬祭告于大孤山女郎之神曰補之仕不  
遇合不敢忘忠而為權臣所憎陷于朋黨于  
歲已邠竄諸靈山季秋揚帆挈婦與子旅拜  
神幄陳詞靡它神賜吉占曰歸甚邇偶讀舊  
載或行遇神、與之言為買絲履客自都返  
無從致之留履水邊遺刀石上發去已遠猶  
不悟知魚跳客舟刀在魚腹因發歌詠庶神  
若茲盱蟹有聞而非夢寐旋上于越湍流迅  
奔常所玩穿金山革履前夕墮瀨旦乃覺之



去百里餘不可求訪而一漁艇得于止流履  
不足云神其可信因語室內我言敢欺為神  
作茲彩約纒純俟我歸日答神之休今蒙國  
恩全室還北跪獻几下雖菲而誠常慚他時  
為記若贊叙此本末驚彼聾頑名非淫訛靈  
實烜赫尚饗

河中府謁文宣王文

維年月日具位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敢昭告于至聖文宣王曰昔桓榮學尚書仕

漢得輜車乘馬矜而陳之曰稽古之力也補  
之耻之夫士行其志而敢償魯連猶知以為  
商賈之事而榮乃以是矜其門人陋哉補之  
承乏此邦視事之初恐材不稱祿負所聞於  
先君子之言以羞當世之士雖稽古不及榮  
尚庶幾乎知耻是故擇日而薦誠尚饗

河中府繫浮橋告河文

維崇寧元年正月八日朝散郎權知河中軍  
府兼管内勤農事兼提舉解州慶成軍兵馬



巡檢公事晁補之以清酌庶羞及羊二沉諸  
河敬告祭于河伯之神曰蒲之為邦條華障  
其南龍門隘其北而河出龍門勃怒箭駛以  
經其郭於此為梁謂之蒲津則民之畏神威  
懷神惠舊矣迺潦集梁絕往來者病于濟貨  
用不通民用恐不寧相與愁苦籲神而乞憐  
神依民者也豈可以數威其所依忘惠之哉  
今有司尤具告橋可復用徼福于神庶神許  
之無搖其成吏免于罪民以懋遷康厥生神  
亦飲食百世尚饗

祭告舜文

維崇寧元年正月八日朝散郎權知河中軍  
府兼管內勸農事兼提舉解州慶成軍兵馬  
巡檢公事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告  
祭于帝舜之神曰禹治洪水功施于河為多  
迄今河濱濟者呼禹且蒲帝之所嘗居而帝  
使禹者也今梁絕病濟有司圖復之帝相斯  
人河受其職俾無壞于成則禹之功猶賴蒲



之民克永事帝尚饗

追祭呂村山川文

維年月日孤子晁補之謹以制幣清酌之奠  
敢昭告于任城縣之呂村山川百靈丘墓阡  
陌道路之神曰補之不孝獲罪于天頃自丹  
暘遭罹母喪護匭北歸踰二千里日月既迫  
不能按禮法之舊奉不腆幣牲牢時物謝咎  
徼福于諸明神惟是畚鍤窆窆之事大懼瀆  
犯以重罪悔于茲不孝躬今免喪矣尚以誠  
心薦茲薄奠惟神其貸之尚饗

開隧納誌石祭告文

維年月日孤子晁補之將之謹以清酌之奠  
祭告于先妣壽光縣太君楊氏之靈曰補之  
等罪逆不孝頃奉喪北歸卜日斯迫既襄大  
事且終制矣惟孝恭慈儉之美未遑圖紀誠  
無以詔後人慰諸孤迺故南陽守杜侯紘實  
惟世婚許以撰述用成斯志差是吉日納諸  
隧中惟補之等號慕永遠則亦靡及尚饗



湖州移天祠告祭文

維年月日具位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敬祭告于天王之神曰聞之神民異業欲敬  
而不瀆前此守居作樓城上虛其中以望而  
寓神其西楹為壁限之望者日至而無求於  
神若此瀆矣今作堂樓左雖庠而嚴吉日甲  
子告神以遷正位乎其中而以私俸飾神之  
像凡壁間儀從海波煙雲之觀復續如初使  
非夫祈謝潔齋而來者不以其時不敢以覲  
神以為敬而不瀆者在此尚饗

卜居金鄉祭神文

維元符二年歲次己卯正月丙辰孤子晁補  
之謹以羊頭一猪頭一青幣酒果之奠祭告  
于金鄉縣東郭山川土地之靈曰補之家世  
僑居此州六十餘年矣蒙先之澤不絕如綫  
而補之不肖不知修身服生業為齊民迺  
以其空言曲學欺取國家之名第以出入  
閨省游行四方就食取容無愧慙于心忠不



足於君孝不足于親天用丕降禍罰于其不  
肖躬大困而歸休惕隕心垂死未絕念不可  
以不畏天重怒而訛厥衷故卜涿之東尚以  
休老而芘其孥雖曰五畝廣而盜天地之利  
已多惟神其假之若厥心神所臨不敢徼福  
於神覬厥躬光大惟寢斯安無恫瘝于其家  
暨厥後以康則神力能鑿助茲尚饗

遷居安建土地祠文

補之改居市南既告神以遷矣寒暑一周畚

鍤無方寢安而動吉非神不害何以得此是  
用擇日還神之舍將加塗墍繪寫衛從以嚴  
事神惟神終相之尚饗

修井祭告文

易改邑不改井補之居于此惟井因舊而歲  
久且泥至於不食以虛神之惠瘼養而不窮  
之功將修復之尚懼畚鍤觸禁以重其家之  
尤悔用以誠告神猶知之尚饗

新居鑿井告神文



補之相宅此地實故民居棄壤而無井飲民  
棄已取凡以不爭然叩門戶而求水則亦病  
矣吉日丁卯位不觸禁爰具畚鍤有謁于神  
神惠聽之假方伏土俾冽而食則豈惟其室  
是賴亦用勿幕以仁四鄰神之休如井不匱  
尚饗

上梁祭土地文

維太觀二年正月壬子朔十六日丁卯具位  
是補之謹以清酌時果之奠祭于土地之神  
曰補之自郊垆改宅邑廛既告于神矣以日  
之吉架梁于其室不遠之復自其素心將休  
老此境尚克永康以裕其子孫方久事神惟  
神其祐之尚饗

祭西宅旅瘞文

維年月日具位是補之遣私從趙采芝以楮  
契酒食之奠致祭縣牛馱街東西地內無主  
骸骨之靈曰補之買此邑中地輸租王府而  
居之眷言爾曹僑瘞茲久主至客避則惟厥



常幽明不糴亦各其願具處世若夢是身非  
汝蛇蟬能虺人豈不如超然去之亦汝所樂  
况方春掩骼著在舊典敞園漏澤時惟新政  
往即爽塏我非不思尚饗

祭西園旅瘞文

維年月日具官晁補之遣其從者趙采芝以  
酒食告祭于新居西園旅殯之靈曰聞諸往  
記世人所以多貴過疾癘困畏不如欲者皆  
緣冢訴夫盜破冢取資與好事者利冢中玩  
掘取與主知取地而不卹暴骨如棄瓦礫若  
是而冢訴能崇之可也今主以錢買此居爾  
死者或家貧賣地取給自改瘞爾與冢無人  
而主言諸官之以法與爾地及飲具而藏之  
又為置守使無侵犯歲時得食飲豈不幸哉  
往從所安主無所任咎嗚呼哀哉尚饗

祭戴氏地旅瘞文

維年月日具官晁補之遣白直王立以清酌  
餅餌之奠告于坎旅瘞之靈曰爾等或生貧



賤塋不具禮掩坎窞間潦集之患固非其所  
安今朝廷闢漏澤園偏於天下主欲用地而  
請千官以爾骸遷又飲食送汝為詞以曉之  
高原可宅爾永無患亦爾之願也尚饗

祭故推官黃君夫人安康郡太君李

氏文

維元祐六年九月日左宣德郎充秘閣校理  
通判揚州軍州事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  
奠致祭于故其郡太君李氏之靈曰李望隴

西世德之延作嬪于黃之江左賢壘之睦之  
閩內之儀不見夫人視其諸兒補之頃歲倦  
游北門見夫人子今校理君輔我以仁挽之  
近古定交一言匪婚媾故其後校理單車過  
魏入拜于吾親如母如娣吾親顧語惟愚補  
之君辱與游實彫琢之補之忝命亦登文館  
聯驂並室笑語宴衍八拜夫人謝卧疾久扁  
舟來南不問安否如何不淑而不永年泣涕  
竹西銘旌在船雙井之里山奔水委徃休于



宮從其君子恩封大郡詔賻其妻夫人何憾  
後方大昌嗚呼哀哉尚饗

齊州祭社稷祈雨文

吏慢不德無政事無以奉社稷而臨民人夏  
潦為災此邦之失業未復者戶卜一二且它  
邦之轉徙廩食者寓焉今冬又不雪至春不  
雨將大饑疫吏何以為吏民何以為民神食  
於其土吏可罰民不可窮也何為使至於此  
極哉顧吏無辭以謁于神而誠可哀庶幾潤

澤沛然一洒之尚饗

謁文宣王文

補之學經徒仕踰三十年蓋更守四郡矣才  
出中下不足與語任重而道遠以趨米鹽期  
會且不給興洗登降有覲其顏語不云乎有  
人民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則雞  
鳴而起坐堂對吏旦：設施皆嘗所聞於先  
君子之言也安敢墮哉故因視事撰日以告  
尚饗



謁諸廟文

吏視事三日則謁于境之神舊矣承宣主澤則吏之責而水旱疾疫休戚其一方者神實司之吏可以不任其責而忘徼福於神哉恭薦菲詞神其相此尚饗

代保之等告 先叔推官文

維年月日男保之付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告于先考推官之靈曰保之等不孝童幼嬰禍綿力弱志惟慢葬是惧既寃宥及吉卜而誅行琢石于今缺然惟我先祖父之孫先伯父之長子今朝散大夫管句南京鴻慶宮之以與先君同視席先君愛之猶同氣實為銘詩用歿潛德慰先君之不遭納諸挺中以詔後世如先君在尚饗

著作局勅祭某官文

惟靈受才宏傑被擢先朝忠能致身武足敵愾入長親衛出師征徒精神折衝為國威重宜膺介福奄及淪亡爾惟虎臣予用震悼



裛終 典不在年羞嗚呼哀哉尚饗

著作局勅祭賢妃某氏文

惟靈夙以恭惠嬪于 先朝警戒之美宮闈  
所範宜膺介福壽考而康云何不淑奄忽淪  
譏歲月之吉闕神有期視秩一品則惟古制  
尚其不泯歆此寵榮嗚呼哀哉尚饗

代尚書侍郎兩制祭樞密趙公文

維元祐四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  
之奠致祭于故樞密趙公之靈曰天之於人

若絕而通人之戚休天實與同國之方興視  
所生賢天將啓之推往引還有煇其初以厚  
其名中勞苦之後使大興嗚呼公乎令德嘉  
言何以知之治平之元堂、數公如鳳如麟  
秉義止辭引君於仁匪忠則難視功何如俾  
群疑安為萬世圖方冬泣陰公對延和常指  
公言天意儆予堯言民誦民聞子來使民戴  
堯功孰與偕中和信誠有政在民留安去懷  
黃霸寇恂蕭公在外雅意王室匪身誑信惟



道枉直心廣體胖不泰而康公不為名著老  
益光 二聖當天問于遺訓凡公數人皆起  
輔政用公西府柔遠弭兵夷蕃在庭耕旅不  
驚河安北流群議東之民凶洵憂裹粮坐堤  
公持不回如治平時人言踵聞詔休役也此  
豈人力皇愛下民嗚呼哀哉帝虛相席竦忠  
與勲謂公 帝圖公訃奄聞兩宮悼驚悲逮  
庶氓况於某等位皆近臣承顏接語周旋昔  
時咨嗟涕洟則匪我私百夫引輜送公還里  
壽貴有聞公于何悔尚饗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二

行狀

張洞傳

張洞字仲通開封祥符人曾祖光祖緒皆不  
仕父惟簡太常少卿洞幼敏悟卓犖不群惟  
簡異之抱以訪里之卜者曰郎君生甚奇必  
再策名後當以文學政事顯既誦書日數千  
言為文詞甚敏未冠矐然有聲于同列間遇  
事慷慨自許以有為時趙元昊叛擾邊關隴





蕭然困于飛輓且屢器師仁宗旰食太息  
思聞中外之謀而洞以布衣求上方畧曰得  
召試舍人院擢試將作監主簿尋舉進士中  
第調漣水軍判官遭親喪去再調韻州推官  
民劉甲者彊其弟劉柳二使鞭其媪既而投  
杖夫婦相持而泣甲怒逼柳二再鞭之婦以  
無罪死吏當夫極法知州事歐陽修欲從之  
洞曰律以教令者為首夫為從且非其意不  
當死衆不聽洞即稱疾不出不得已獻于朝  
果如洞言修甚重之晏殊知永興軍奏管句  
機宜文字殊儒臣喜客游其門皆一時豪俊  
名士而尤深敬改大理丞知鞏縣事會殊留  
守西京復奏知司錄司殊晚節驟用刑幕  
府無敢言洞平居與殊賦詩飲酒傾倒無不  
至而當事有官責持議甚堅殊為沮止而洞  
亦自以不負其知樞密副使高若訥叅知政  
事吳育薦其文學宜為館職召識學士院充  
秘閣校理判祠部時天下戶口日蕃民去而



為浮屠者衆洞奏至和元年勅增歲度僧舊  
勅諸路三百人度一人後率百人度一人又文  
武官內臣墳墓得置寺撥放近歲滋廣若以  
勲勞宜假之者當依古給戶中冢禁毋樵采  
而已今祠部帳至三十餘萬僧失不裁損後  
不勝其弊朝廷用其言始三分減一知太常  
禮院宰相陳執中將葬洞與同列奏謚執中  
榮靈其孫訴于朝詔孫抃等復議迺改曰恭  
洞復駁奏執中位宰相無功德而罪戾多生  
不能正法以黜之死猶當正名以誅之而竟  
從抃等議初仁宗后郭氏忤旨得罪廢近  
臣屢以為言后既没上亦悔詔追復其號二  
十餘年矣至是有司請祔于廟知制誥劉敞  
以謂春秋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致者不宜  
致也且古者不二嫡當許其號而不許其禮  
洞奏后嘗母天下無大過惡中外所知陛下  
既察其偶失恭順洗之于既没猶日不許其  
禮于義無當且廢后立后何嫌于嫡此當時



大臣護已然之失乖王名之典而敞復引春秋用致夫人按左氏哀姜之惡所不忍道而二傳有非嫡之辭敞議非是若從變禮尚當立別廟不行轉太常博士判登聞鼓院上方嚮儒術而洞在館閣久數有建明上以為知經會覆改進士崇政殿因賜飛白善經字寵之洞獻詩謝復賜詔獎諭出知棣州事轉尚書祠部員外郎河北地當六塔之衝者歲決溢病民田水退還疆者冒占弱者耕居無所

洞奏一切官為標給蠲其租以綏新集河北東路民富蚕桑虜中至謂之綾絹州朝廷以為內地不慮洞奏今滄景虜可入之道兵中多缺虜時以販鹽為名舟往來境上此不可不察顧度形勢置帥增屯戍以控扼之時天下久安薦紳崇尚虛名以寬厚沉默為德而于事無所補洞以謂非朝廷福又嘗謂諫官持諫以震人主不數年至顯仕此何為者當重其任而緩其遷使端良之士不亟易而浮



躁者絕意致書歐楊脩極論之召權開封府  
推宜英宗即位轉度支員外郎英宗哀  
疾或經旬不御正殿洞上言陛下春秋鼎盛  
初嗣大統豈宜久屈剛健自比冲幼之主  
當躬萬機攬群材以稱先帝付卑之意厭  
元之望大臣咸以為言遂聽政差攷試開  
封進士既罷進賦題曰孝慈則忠時方議濮  
安懿王稱皇事上曰張洞意諷朕宰相韓琦  
進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上意解詔  
訊祁國公宗說獄宗說恃近屬貴驕不道獄  
具上以為辱國不欲暴其惡洞曰宗說罪不  
宥雖然陛下將懲惡而難暴之獨以其坑  
不辜數人置諸法可矣上喜曰卿知大體洞  
因言唐宗室多賢宰相名士蓋其知學問使  
然國家本支蕃衍無親疎一切厚廩之不使  
知辛苦婢妾聲伎無多寡之限至滅禮義極  
嗜欲貨之則亂公共之法刑之則傷骨肉之  
愛宜因品秩立制度更選老成教授之宗室



緣是痛詆世言陛下亦起藩邸賴上察之下  
罪也轉司封員外郎權三司度支判官對便  
殿稱旨上欲遂進用而大臣忌之出為江西  
轉運使江西存饑民賦至積歲不入洞奏盡  
蠲免民輸細絹不中匹者舊皆成匹輸洞命  
計尺寸輸以錢民大便之移淮南轉運使轉  
工部郎中淮南地不宜麥民艱于輸麥洞復  
命以錢輸如江西既糴不踰時而足至今江  
淮人誦之初在棣州夢人稱勅召者既出如  
拜官然顧視旌旗吏卒羅于庭寤而自驚速  
移淮南夢如初自以年不能永教諸子部分  
家事無幾乎而卒治平四年七月十二日也  
年四十九為人長大眉目如畫樂義而好施  
論事鋒起不能下人尤精于聽斷人不能欺  
云  
論曰嗚呼仁宗之用人至矣其大臣中正  
仁厚而有遠謀其士大夫文學彬：皆可與  
有為如仲通固未嘗大用也然以身任朝廷



事君官不苟遇事敢奮無不言亦可觀已故  
英宗初立有大論議一時忠賢相與諍辯扶  
持建久安之業 仁宗蓋遺之也人臣不患  
位卑至百工瞽朦皆得以所聞輔上而士大  
夫喜言長厚至務以持重不激發似是者為  
高慵慨喜別白是非者則以為招名而近禍  
苟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誠如是天下事將  
孰與共哉如仲通可以不媿矣

朝散郎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

山崇福杜公行狀

公諱純字孝錫杜氏濮州鄆城縣人諱堯臣  
尚書司封郎中兼侍御知雜事贈尚書刑部  
侍郎魯祖也妣馬氏永安縣太君繼馬氏萬  
年縣太君諱魯尚書吏部郎中直史館贈吏  
部尚書祖也妣劉氏彭城縣太君諱彭壽尚  
虞部郎中贈特進考也妣朱氏太寧郡太夫  
人自侍郎立朝有清名尚書以文學政事顯  
杜氏始大而 公生警異重厚不類常兒



方四歲乳母抱立尚書側尚書指庭前物作  
詩句戲之即能為儷語尚書大驚以陰為郊  
杜齊即未冠知彊學尚義理不妄笑言有成  
人之操族父沒官東南海上其孤弱極不能  
還其從兄當行迎喪公曰世母依兄之不  
可遠即自請往衆猶難焉特進嘉而遣之  
及其而喪至時杜氏四世二十喪未葬聚族  
而謀曠年不決公早且幼毅然而起陳義  
甚高衆慙戚乃定葬舉進士兩預鄉書不第  
即捨去調曹州采氏縣主簿攝令南華野人  
有持鋤剽商者商詣縣言而去後獲二盜伏  
罪而商太原人也移文太原待報盜以應久  
繫泣請公得一至家訣公惻然許之左右諫  
不聽盜感恩皆如期還改泉州司法叅軍船  
高歲再至一舶連二十艘異貨禁物如山吏  
私與市者價十一二售幸不誰何遍一州吏  
爭于市惟守閑詠與公不買一毫人亦莫知  
後事發逮獄而公不預詠猶以不覺察免官



且檄叅對公憤然陳書使者白詠無罪而虐其廨居詠卒浔平反丁朱夫人憂既除為河中府河西縣令熙寧初自外上書言事宰相王荆公異之即日召為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尋為大理寺詳斷官刑定編敕荆公既竒其才數與論天下事謂可顯任亟薦于上擢光祿寺丞充審刑詳議官樞密院檢討官兼管勾樞密院宣敕等庫或議肉刑難悉復而始欲以刑代死刑之輕者公言今盜抵死萬室歲或至五十八以死懼民：常不畏死若但刑民知不死犯益衆是名輕而實重也事乃寢又論禁軍亡律踈救密律從軍征討而亡十五日絞敕上禁軍逃三日斬若三路沿邊征戍及它征戍與化外接者皆以敕從事而平居亡伍稍附律踈其期歲可活壯夫命數十因收其用後敕期滿七日斬自公啓之也又論商貨犯禁至黥配非國寵利則皆良民一遭此終身不復今加役流本死刑



尚有歲月免復之限若持伏行賈而捍鬪者  
黥配餘以貨重八罪止加役流恩無涯矣不  
報時秦鳳路經畧使郭遠管局秦鳳法邊安  
撫司公事王韶玄訟不公執政遣公往訊韶  
實違法用官錢而朝廷方倚韶以熙河事  
不欲竟其詞即授公大理寺丞檢詳樞密院  
吏房文字而未下也而公遽以其欺狀聞文  
路公富韓公見其奏歎賞而心危之會遭特  
進喪以監察御史裏行荅確代公而韶無罪  
公免官于是始忤當路矣免喪韓康公為案  
相差京西計置糴運又為提舉三司會計司  
檢詳文字而荆公還朝公乃自請監池州酒  
稅一年復入為刪定編敕始遷大理寺丞改  
宣德郎為詳定官制所檢討兼兵部主簿遷  
通直郎大理正上言京師聚萬姓易以宿姦  
朝廷非不惡告許而有覘事者以糞奸非擾  
人也比來或徒隸于官司舐望或民自相嫌  
怨或但冒賞無端倪泛曰某有罪某知情官



不識所鞠之因因不省見逮故若告者許有  
司先取實後不實以誣坐則所告皆當竟之  
詞矣又刑寺積習官不敢制吏之操事白官  
官曰如此乎則以為近嫌必反聽吏至吏先  
具曰某欲追某欲鞠某欲釋則隨而判曰某  
追某鞠某釋上下猜質嚴於合券今許官有  
異見皆自書其牘即行後不當不以累吏則  
官得袖吏無以籍其口皆不報而公持此自  
如吏抱案至無疑則大書其尾曰如此因語

吏我有筆墨在可免爾口語相稽也然其弊  
久力不能獨勝隰州商尹竒買溫泉官礬或  
告引外有餘礬冒禁而竒對實官潤之也寺  
議械竒河東就訊公言竒情應若是不惟傳  
致傷事恐民相驚不復買礬則數百萬之貨  
皆為土石且夫邊計弗已則請沒其餘而釋  
竒事粗行會曹州民王坦避水患以其車載  
人貨取直至京師都稅院欄頭甲給之曰車  
無火印匿稅也賄我則免民遽遺錢三百免



其徒告之寺議又當甲與民因稅事取與皆  
黥配公曰車民當所用舊物不稅而甲以詐  
乞取應杖民無罪也爭案不決長楊汲二呂  
孝廉以為言民竟不免乃并尹奇事坐前後  
異議奪通直郎廢于家韓康公留守洛奏為  
神宗山陵司司當公事恩復階遷奉議郎賜  
服銀緋上之元年詔舉直言士樞密范公門  
下韓公與尚書王公存尚書孫公永皆薦公  
材任諫諍時已擢河北轉運判官矣初更役  
書獻議詳盡宰相司馬溫公至以書稱之曰  
足下在彼朝廷無河北憂舊河防但隸轉運  
司後都水置外丞專領公言前隸本司決溢  
不加多後置丞決溢不加寡雖天災不繫彼  
此而大抵出財之司則常愛費而後不急用  
財之官則寧過計而無不及且行汝州水浸  
城且壞調急夫而漳河都大司乃有卒七百  
不敢用遣應急修捍則稱常稟外丞暨閩外  
丞則執不可此由事責各異修禁相妨不如



使歸一易曰簡則易從也後外丞廢置不常  
然卒委轉運司兼領澶刑跨河南北為二城  
北為海鹽土鹽通商地而南則解鹽禁地公  
言南西縣亦產土鹽利之所在刑不能禁故  
西縣解鹽課常不登前此有司屢請并濮陽  
衛南許通商三司亦知其弊以郡扼河欲姑  
存之為解鹽藩籬故既不許通商而亦不立  
解鹽歲額所以持循經久官與民陰便兩邑  
所失微也自立額殊失三司本意官不免配

賣而土鹽滋冒禁可且仍舊朝廷深然之而  
議不決先是宗室祖免女聽編民通婚皆予  
官民爭市婚為官戶公言入貲得承務即以  
上猶不為官戶蓋嫌其逃賦役因平民也今  
選僻賤人爭以國姍自召商較財弊僅同買  
易坐而拜者為舅姑同牢而食者為夫婦非  
以尊國示民範也 朝廷姑嚴其法召為  
尚書刑部員外郎尋改大理少卿遷承議郎  
擢侍御史復論中外吏久而官不常權常在



吏鮮知卹人于是利害陳請惟恐阻闕之不密事勞功賞惟恐破除之不盡理財予奪惟恐歛沒之不多誣枉赴訴惟恐深文之猶畧又使者以不按吏為忠厚昏暴病民非賦污皆一切容養此為害之大者後論御史呂陶等欺同列遂忤旨而御史中丞胡宗愈不便其為僚因排詆無不至罷為尚書右司郎中尋知相州遷朝奉郎知徐州移陝府西路轉運使入對賜服金紫闕隴控邊務繁公計

度不勞閱牒訴立判情法皆當吏驚私相親曰一筆盡矣時方患陝西幣輕貨重公屢陳歲給本路諸司鹽鈔實以飛錢然西州有來商無還貨又鐵錢不出境獨鈔無脚稅朝至國夕為錢既以備本路夏秋糴而商賈非以兩時至則鈔歸蕪并家不貴售不出若鈔留京師賣錢貯之而別為公據與本路凡入穀若錢者給之至京師歸以鈔錢則貨弊平不行攝師平涼兩月決滯訟百餘民謹舞既去



遮留不得行歸朝為鴻臚卿遷散朝郎又為  
光祿卿擢權兵部侍郎歲餘感疾除集賢院  
學士知汝州謝不能遂提舉西京嵩出宗福  
宮會廢宗賢學士乃改修撰以紹聖二年九  
月甲子沒于穎昌府之私第即其年十一月  
甲子葬于開封府祥符縣黃溝鄉黃村特進  
之兆享年六十有四前夫人閻氏先公二十  
六年卒追封真寧縣君今夫人晁氏安平縣  
君二子開承務郎欽高舉進士欽高早卒三  
女長適瀛州防禦推官知孟州錄事參軍馬  
希說次適承議郎充秘閣校理晁補之次適  
進士崔延孫：男女八人所為詩文奏議二  
十卷其詞喜根原仁義不為浮華辨析事理  
事理要近於可用嘗論虞而卒哭非百日虞  
而俚術百日卒哭內百日為凶葬不禁外百  
日則更範吉歲月世率其說慢葬者衆乞下  
其議禮官亦不行為人忠恕不欺恬淡寡者  
欲學問以誠身為本遇事應物惟惧惻怛之



不至嘗曰士常不忘在溝壑則事無不可立  
故久而能著尤嫉近名顧畏人知者莅官事  
主惟義可否進不懾高明彊禦退而與愚弱  
卑下者處如恐傷之奉已過于菲薄猶恐其  
忝至賙給族姻已厚矣而慙不足急人危殆  
伸人抑枉寧以身受困畏而不悔此其大節  
也好易中庸能精其義至浮屠老壯皆探索  
微妙曰與我學同出也家居昆弟無間言見  
者鄙吝為消似陽城元德秀敦大不撓清而  
容物似陸象先而至其立朝識大體寃精吏  
道與時之利疚知無不言則近左雄黃瓊政  
事之才非特處士獨行鄉黨自好者之比也  
公與補之先君厚故補之所述公大節多嘗  
聞於先君之言若公平生施設則有當時大  
人君子之所共知者編次懼不盡雖親不愧  
也謹狀

資政殿大學士李公行狀

崇寧元年正月己卯資政殿大學士右光祿



大夫知大名府燕北京留守司事大名府路  
安撫使李公薨訃聞上震悼詔輟視朝贈金  
紫光祿大夫官子若孫六人且賻其家甚厚  
其孤祥祉被褫考次事蹟以諉前史官晁補  
之為公行狀謹按李氏系出臯陶唐虞之際  
臯陶為李之字或為理而二姓同出陳郡  
若縣其出漢時軍度後者為梁武昭王嵩  
之後為唐故李氏蕃天下公諱清臣字邦直  
贈大傅宗壽魯祖也配尹氏繼周氏周韓二

國太夫人贈太師曹國公士明祖也配周氏  
秦國太夫人贈太師冀國公華考也配陳氏  
冀國太夫人而陳氏實生公曹國公而上兩  
世不仕冀公始中天聖五年進士第調邢  
州任縣今以卒世為魏人至公始以河患徙  
家洛師而卜安陽吉以其三世喪遷焉故其  
族或從安陽公少孤七歲自知讀書日數千  
言所暫經目輒誦已能戲為文章客有自  
都來道浮圖火者公立兄旁言曰是所謂災



非火也或者其蠹已甚天固警之乎作浮圖  
災解類成學兄大驚年十有四預鄉書高第  
其試禮部象大抱以送郡目盡傾忠獻公韓  
琦異焉妻以其兄之子皇祐五年進士第  
調邢州司戶叅軍內立合李鼎以事械州獄  
而實誣也吏阿守意掠使服公辨其誣守前  
以狀抵使者移訊得釋遷晉州和川令時  
朝廷方崇制舉轉運使何郟行縣取公文藁  
讀即以材識蕪茂明于體用科薦之文忠公

歐陽脩見其文大奇之曰蘇軾之流也以治  
平二年試秘閣試文至中書未發也修迎言  
曰主司不置李清臣第一則繆矣開視果第  
一考官韓維亦曰李清臣有荀卿華力時大  
雨霑京師巨異數見言者多咎濮邸議及廷  
試同發策者四人或語公宜以五行傳簡宗  
廟水不潤下為證則必優等矣公曰此漢儒  
說以甚異應其事清臣不能知民間得無疾  
痛不樂可上者乎因言天地之大譬之于人



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不寧民人生聚  
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辰宿天地之五官  
也善止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而止民之疾  
痛不樂者而已又以謂縣官百須皆出于農  
比者陳鄧許臺饑農民皆死而他業之人自  
如也今為令雜征苛取使出于它業之人則  
農勤又論吏而奪農與商以其彊力遍為之  
而不役不征甚者願還之於農商無以為吏  
則吏驚且欲崇禮制黜無功然竟以不附時

議在次等授秘書郎簽書蘇州節度判官初  
公以和川考滿舉者踰十人應改官矣而轉  
運使薛向以爭驛事求可用判流內銓張揆  
曰何不以狀白無用向削公曰人已家保已  
而已捨之薄矣願待之揆離席曰能如是安  
可量然公竟自以制舉遷

英宗皇帝記公姓名嘗語王廣淵曰韓琦固  
是忠臣但于避嫌太審如李清臣公議當用  
尚數以親抑之既而詔舉堪館閣之選者文



忠歐陽公乃首薦公會遭陳夫人喪服除始  
詔試

神宗皇帝內出孟子為政本農桑論并學士  
院所策皆入三夕虛等也擢集賢校里編修  
觀文殿御覽同知太常禮院久之齋宿于南  
郊叅知政事韓絳攝事客去留公旦學士平  
居不及執政門形厚而神深貴人也未幾絳  
宣撫陝西即奏公掌機密文字就遷太子中  
允檢正中書吏房公事故事賞軍功給空名

宣勅或留不埴至是宣撫司以為請務倍且  
速潞國公文彥博以為不可給公以執故事  
白絳而好事者因詆公不當與韓公會異慶  
州兵亂其家屬應誅者凡九指揮公言慶兵  
造意初不謀妻子宜用恩州故事配隸將士  
為奴婢絳殺之絳之貶也公尚以中允為檢  
正官公曰我豈負韓公者因取還所遷秩補  
外復以秘書郎通判海州會直舍人院孫洙  
出守海州與洙同制科館職一時觴詠傳淮



海為盛事寬役法免漕渠夫去而民思之遷  
太常丞復同知禮院忠獻韓公薨公彼旨祭  
奠因為其行狀

神宗謂王珪曰李清臣叙韓琦事甚典麗良  
史才也時公請補外得知宿州上復謂宰相  
王安石曰可與一路乃除提點京東西路  
刑獄違言翔涼牢寒則室之遂遍行天下京  
東盜賊為天下劇公設耳目方畧購捕且盡  
迂太常博士召充國史院編修官初劉放以

史官召而侍御史蔡確言其不可執政復擬  
乞官以進上曰朕有人矣李清臣可既對  
上曰卿博通古今近時罕卿比史官朕必選  
也卿其悉意因賜五品服公為何渠律歷選  
舉茅志文覈事詳人以為不減八書十忌初  
安南用師公在京東因撰平蠻書言漢以來  
用事於南者上之會郭逵奏大軍已至枕柳  
村上以語近臣頗不能知上曰枕柳至  
其所五十里而近至其所百里而遠嶮夷迂



直如指諸掌左右皆驚孫洙以書抵公曰  
上比論安南事近臣不如願思通洽士矣公  
然後知上於奏牘無不覽且采其說矣無  
幾何遂召仍權判太常寺一日公方召客飲  
而中貴人踵門客曰中貴人何為來哉倣呼  
曰傳宣李學士公遽出拜有旨而撰楚國夫  
人墓銘楚國夫人者

英宗乳母也時孫洙王存顧臨在坐曰內制  
不以屬代言者而以命子異眷也尋差詳定

郊廟禮文正其訛繆數十事且禮閣新編  
時安燾使高麗修起居注闕上復批出曰

可李清臣權倣即真蕪直舍人院後延和殿  
侍立上顧益溫蓋載訪以禮樂之事公于  
經訓成誦敷奏尤悉上亦自言古先述作  
之義窮本極要與講磨久之慨然有意三代  
之英矣踰年召試以右正言知制誥上又  
嘗與公言前人文章自漢以來不復師經唐  
一韓愈名好古亦不過學漢文章耳公對如



上旨會上以府左右院暨司錄獄無以離合  
訊辨三司混金穀視獄不專詔曰稽叅故事  
宜屬理官初置大理寺命公為記公以謂王  
者立政以詔天下必辭尚體要則書為近迺  
倣古立言所以導事詞灑盡奇甚其載  
上訓之畧曰五教未訓五法亟下是日暴民  
治用弗格以成上德意先教後法之序既  
進上曰卿文逼近經誥所增三十四字非  
不完也崔台符等願挂名其間耳繼命撰修

都城記公又變其體以進詞尤宏敷上益  
喜曰與大理記文頓異自成一家假龍圖閣  
直學士使大遼會御史獄簿貴公唱和詩事  
甚急且辭上曰卿朕所自知遠行無用此  
戚：獄具有同猶欲真公重比上曰詞臣  
難得孫洙沒後止此一人迺第令贖金既還  
為翰林學士時錢藻充慈聖光獻皇后山  
陵廂通使又以公權知開封府上分命近  
臣草答高麗詔既奏上曰王徽答詔已用



卿者。上欲厚。慈聖光獻皇后家封曹修  
郡王。謂公曰。卿何日當直。欲宣修麻。異姓而  
王。非例也。為朕述此意。其寵異于它學士。如  
此。上欲更定官制。公具言。所以損益者。  
上曰。亟編類。以進。尋差詳定官制。寄祿官承  
議。即視正言執政。擬公本官。試吏部尚書。  
上諭宰相王珪曰。安有尚書而猶承議。即者。  
乃授朝奉大夫。故事。宰相與叅知政事同進。  
擬差除官制。獨中書省取百。而尚書門下不

預持權者。病之數于。上前言。閑會之。迂公  
請對。且陳尚書門下。所以不便之意。上廼  
命公仍領官制。有疑滯。就質之。執政怒。摘前  
奏中語。謂公有不當議者。欲出之。上惜其  
去。復俾贖金。既入。讓因許。以大任。遷朝散大  
夫。上復曰。吏部掌銓衡。閱人才多。卿宜具  
姓名。以聞。公即以德行政事。文學論議。為四  
等。百餘人。以進。後頗收用。而公絕口不言。人  
亦莫知之也。元豐六年。拜中大夫。守尚書右



丞初御史中丞舒亶常以事劾公至是亶以  
用官燭飲食過常數吏議從賊坐執政惡亶  
是吏議公獨以謂亶誠有罪非賊也同列曰  
清臣黨亶耳公曰亶固不愛臣、何為黨之  
其論事持平類如此

神宗不豫久執政入問公行語門下侍郎章  
惇曰延安郡王何不來侍藥清醫將出白之  
惇曰未可恐壞大事退集都堂公又語惇曰  
相公在此門下侍郎何不早定議惇連門王

珪曰如何珪徐曰上自有子然須岳籍議  
既定公復曰若臨事有異者鼎鑊所不敢避  
也邊命取紙書延安郡王為皇太子文取紙  
書皇太后權同聽軍國事俱八稟

哲宗即位遷太中大夫  
神宗以上聖之資而躬問學未明求衣欲繼  
三代絕蹟制度文理燦然一新而吏推行久  
元祐初大臣欲有所損益公自以終始遭遇  
報上之意發于誠心固爭簾前雖與時議



忤然官制免役將法保甲冬教亦不復議而  
言者攻之益急遂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河陽  
又知河南府歲饑奏給祠部牒振糶食者所  
活以萬計畿右倉粟不足支一月又奏乞轉  
江淮米助經費仍請自省曹擇官會一路歲  
費計其所不足仰給中都官朝廷從之為歲  
給二十萬緡謂之陵寢錢至今畿右賴之移  
知永興軍兼永興軍路安撫使治尚夷易不  
務奇聲近効而民亦不敢犯雍人為之立生

祠召還為吏部尚書給事中姚勗駁之改知  
真定府兼真定府路安撫使真定公舊游人  
聞其來也老穉迎者夾道自藥部屬邢相有  
王宗正者使臣也盜公庫物安撫使謝京溫  
葬之宗正忿陰走其妻詣使者告前後帥饋  
送踰例逮獄至數百人道路洶々公至立奏  
罷之除宗正名竄千里外其治如治雍而尤  
號無事復以戶部尚書召為宣仁聖烈皇后  
山陵禮儀使未還拜正議大夫中書侍郎時



元祐八年也姚勛復駁之。上詔他官請趣行下紹聖元年執政官及近臣繼出補外或得罪而去章惇自提舉杭州洞霄宮起為宰相嫉元祐用事者稍加貶逐後復籍太師文彥博司空呂公著已下三十餘人欲盡竄嶺外公廼與一二同列爭。上前以謂更先帝法度不為無過然彥博公著等皆累朝舊老若從惇言必駭物聽非聖世所宜因出舍宅館懇請避位。上勅行李無出東府門命

中貴人蘇珪趣赴省供職惇將議如前。上曰豈無中道如呂公著更無預渠事也。于是始議勅榜朝堂有餘置不問之語。西夏兵入廊延破金明寨去。經畧使呂惠卿遣將襲逐而張興戰沒。奏至惇怒曰失主將全軍斬蓋應斬者四千人。公曰亡將亦多端或先登爭利輕身與敵。今全軍斬異時亡將全軍降虜矣。上于是今下呂惠卿隨宜裁處。後得惠卿奏誅牙兵十六人而已。初宰相呂大防



等貶荆湖間踰年應基叙公令中書檢舉議  
復沮不行後同列與公進當貶人姓名或指  
姚勛曰此南方博徒也意勛嘗再駁公除召  
以激之公徐前曰勛或所見不同豈可以臣  
故重之上以為然勛罪得薄公在中書既  
論數不合有飛語精大獄意在中公：惧復  
丐罷政章六上賴

哲宗察其無它拜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  
又移成都府不行嫉公者猶風指監司窺公

而公謹審至無隙以伺廼摘中書舊事奪公  
大學士初案相蔡確貶死至是母明令其孫  
渭上書訟確寃前此案相劉摯等亦貶矣因  
為竒禍誣摯等以自解書留中不出渭又詣  
待漏訴之公心知其誣而念渭嘗以聞矣却  
之不可乃封其狀省中而嫉者竟以是擠之  
復知真定府兼真定府路安撫使  
今皇帝即位以禮部尚書召覃恩復大學士  
遷左正議大夫月餘拜門下侍郎時紹聖四



年也

哲宗祔廟遷右光祿大夫時太常議父子曰  
世兄弟曰及事下給事中舍人等議或異太  
常以謂 今天子承

哲宗統則 哲宗自當為一世公上疏是夫  
常議廼定上欲息朋黨論開天下以至公詔  
士大夫以無彼時此時之異乃改建中靖國  
元年而同時大臣與公叶謀以輔 上意盡  
還諸遷者除瑕累起滯廢稍復其舊恩數秩

品士氣為平公一日在府弟坐胡床假寐夢  
為春詞：甚美却有反遼東之語遽書以示  
子祥愀然曰非佳證也因移疾甚懇復拜資  
政殿大學士知大名府兼大名府路安撫使  
無幾何薨有大星晝墮阜昌門外蓋公所生  
弟側遼東之詞驗焉享年七十有一即其年  
四月甲子葬于相州安陽縣蔡村之原公性  
恬夷曠遠將啓手足却左右掖者而坐以手  
整巾猶索紙筆作字付從姪釋而顧子祥曰



速辨速辨問日蚤莫或報申時矣即閉目不  
復言而逝公三為執政遍踐三省勲封爵至  
上柱國開國公食邑實封所共加至六千九  
百戶為人寬大中和而容物事陳夫人及兩  
元盡孝敬人所難堪者處之常易在窮約時  
所遵家訓至富貴不改也家人之老者云見  
其三十年間未嘗厲聲色居官奉法循理要  
在愛民至守節秉義則不可撓以私臨大事  
則常辯且勇其學務探聖人意以修身治心

而記覽文章為餘事尤蚤為忠獻韓公歐陽  
文忠公所器異未壯連擢科第一篇之出後  
生爭傳去為式既知制誥為史官代言之體  
叙事之法高文典冊瓌雄雅奧矐然一代之  
俊也其小心事主出入省闈曰首無過故  
神宗終始眷遇造次訪問而公亦自以得君  
無不盡其平生奏議溢多至數十百篇而世  
亦莫之知也本其摠吏部選被旨薦士至  
百餘人頗見收用而皆若出于上所自拔



人臣不得專者知其於清慎不矜寂隆也嗚呼其可謂善則稱君古之良臣者耶配韓氏魯郡夫人繼孫氏趙郡夫人皆舉以祔男七人長祥朝奉大夫太學博士次祉承議郎京西路轉運副使次袞承奉郎次禔承務郎三未名而七女二人長適獲鹿縣尉姜休次幼皆前卒孫男四人長承道承事郎次承邁承奉郎次承邁承務郎次承造未仕孫女五人長適承事郎陳翼餘未嫁所著策論記序古律詩制誥冊文銘誌一百卷奏議三十卷平南事鑿二十卷藏于家補之出公門下故于叙次公出家爵里行事義不得辭謹狀

壽安縣太君公孫氏行狀

尚書虞部郎中贈中散大夫南陽晁公諱仲參之夫人公孫氏其先棣州郡人後徙棣州商河諱渥棣州錄事參軍曾祖也訪昉莫州莫縣主簿祖也諱簡秘書丞郡牧判官考也秘書君直諒有文疾惡如風嘗召見論事忤



真宗旨出為建德令前令死二女不能嫁為  
嫁之夫皆仕登朝而秘書君以群牧判官沒  
京師一子亦死獨女三人其母長安縣君當  
氏有賢操日夜誨三人以女德起居惟謹故  
三女皆卒為士妻李則人幼審詳

燕處如齊不妄訾笑人以為天資近禮其嬪  
晁氏文元公文莊公在朝而舅尚書公方顯  
用晁氏隆盛諸婦固多賢世而夫人尤恭儉  
敬戒夙夜宮事不遲衣飲食無華好內外

言不交于閨非晨昏定省祭祀享飪不下堂  
老者曰善事我幼者曰撫我恩如姊曰是儀  
為我儀也中散公清德蒞官有聲名嘗懼舒  
州有之遠官者遇風船壞暴江上窮無依挈  
其妻孥投公夫人親解衣之不足則并取  
女婦衣與之大小皆有衣乃去蓋急人之難  
如此近秘書君之風也中散公捐館舍夫人  
奉其廬自江上歸無蕪日儲而攻苦食淡喪  
葬用如禮不覺有之春秋高矣歲時饗宴溫



克 婦盛暑未嘗締絡對

文史泛覽不倦晚知無生說溫恬澹不累事  
以元祐元年六月二日感疾卒于京師享年  
七十有七始封永康縣君子登朝又封壽安  
縣太君四男子端仁朝散郎行太僕寺丞端  
義奉議郎監在京粳米上第九界端禮前泰  
寧軍節度推官知大名府莘縣事端智磁州  
司蕪叅軍監開封府襄邑縣酒務五女子長  
適前衢州開化縣令石端次適奉議郎河北  
路轉運判官杜純次適朝散郎直龍圖閣權  
蕪遣環慶路經畧安撫使公事知慶州范純  
粹次適通直郎簽書崇信軍節度判官廳公  
事胡僧孺李適思州清河縣令田忱而適田  
忱者早卒諸孫男女十七人曾孫男女三人  
蓋天人之福祿備矣諸子將以其年某月某  
日祔于濟州任城縣魚山中散公之墓旦乞  
銘當世賢君子而補之於夫人實從孫自始  
讀書夫人愛之諸父曰女當狀夫人之行補



之涕泣謹具述世載鄉里令儀淑德可以範  
閨門告後人者如右謹狀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二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三

墓表

寂默居士晁君墓表

寂默居士晁士諱端稟字大受居開封之昭  
德坊太子少保文元公曾祖也給事中叅知  
政事文公莊祖也其世家爵里謚諱於國  
史文莊生祠部員外郎秘閣校理諱仲衍校  
理生居士居士世曹蟬聯非必長山林人且  
有盛名場屋間嘗為叅佐州郡令大縣矣卒



不用以沒寂默云者蓋嘗以此自名以此語  
人補之曰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道之不  
明也言之不行也以夫小成榮華者隱之也  
寂默而道與言顯矣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  
鼓琴也居士曰我琴故未嘗鼓吾何虧其族  
令之知居士與其交游而厚者則皆相勸號  
之以寂默以實居士嘗有志于時不遭而為  
此也居士七歲竒警過常兒絕遠見而名聞  
而識二十歲而盡授六經百家說又雜取他

類書小說叢脞人不勝覽者皆成誦於口用  
以自娛為文詞捷敏如水就下錄耳行遠千  
將立斷無肯綮者旁睨其同學兒方濡墨蹙  
頰加拾藩如憶昨夢不可得而居士已四顧  
滿意寫紙腹背欲盡矣用此蚤有名譽熙寧  
中與補之同試開封嘗暫出謁客壁間石  
刻合序千言蓋手詔賜史臣者居士曰能  
一再過誦乎則俱默讀居士曰誦矣其曰亦  
誦矣偕誦偕止而居士盡習補之遺二字焉



無幾何居士舉詞賦為開封第一主司駁其策豪贍異聞難字非他時舉子此展其卷堂上自屏及陞紙窮顧相託曰盡識此可以為三千士先登矣然是歲屈於禮部又三年始以經術第進士意不自得欲從制舉曰此吾漢大夫之世科也時王湖州石父亦制舉喜糧持論氣豪老師宿儒以所屈然獨厚居士居士數從石父道往石石父通洽猶自為不及居士博也石父因以直言舉勸之而居士

故倦游不復萌意亦會其科廢云為大和裕明白不作畛域藏覆言辯濬發有所作意必先人外視之顛欲速者而中平夷實與事闊也又事母穎川夫人孝重去左右兩從伯兄使淮浙居閑不調者十年愛西湖琅邪山水曰是可以忘老有詩數十百首至今傳杭滌間善為長歌恠處似玉川子平處似香山居士至雜文數千言叙事極古今得失之辨則唐人獨以詩名如郊島者不能逮也文莊齊



安夫人宰相王祁公之姑初王公之自舒來  
負于禮部也猶必出入姑氏如家後貫為案  
相居士以布衣年以徃游如平時不怵於其  
貴或醉其堂上劇譚大笑傾一座退而與  
里間賤者游亦傾竭無吝情初不見其異人  
皆曰如居士蚤有名譽使能稍自矯拂逶迤  
以蘄合必獲然居士不志於其獲而樂於不  
矯拂視不合加其躬之遂其知者則以為氣  
完而守全其不知者方旦以世禮睚眦一二

評詠之嗚呼此其所以窮也哉然居士自以  
以孤依韻川夫人辛苦學問欲嗣其家聲甚  
力既失夫人養已得疾鬱、又官不偶抱所  
長莫試滋與世闊不復自金玉顛李將軍既  
困負其才能數與虜角忘意於無益者常人  
不知愛惜恐一失不可得必其誠心好士知  
才為難者方復悼其窮也晚尤自放於酒一  
日過故人飲甚樂忽悲歌起舞泣數行下顧  
補之曰吾若是乎已矣人暫見之不知其為



開封晁大受也。或竊語以為狂。居士笑曰：琴張、萇所謂狂者，進取吾進取乎哉？補之輕從旁讚曰：魯漆室女獨處，趯然不寐而悲嘯，亦狂者邪？鄰人疑其欲嫁，鄰人則浹矣。然數月而居士卒，異哉！補之常論聖人有中道，若伯夷、柳下惠俱非中者，故從伯夷之則為不恭，從柳下惠之和則清為隘。然二子蓋有世師，不有聖人知之，則揚雄所謂餓夫詘臣，非過言也。然人豈可以皆至於夷、惠如陳遵

張、踈長短，不能相効，雖未足與論中不中之際，要曰外輕者差，獨樂至所遭薄厚，學者不道也。居士嘗主簿博野，又為保德軍掾洛陽，推官知堯山縣事，其為令與邑子講習經藝，有惠愛於人。然居士終無意於為吏，昔魯肅論龐士元，非百里才，其治不治，後人固不當求之采陽之間。至其言堯浯作樂，非仁者之兵，豈惟異於魯肅所期治中事，雖孔明猶當自恨前所以待士元者未也。故韓愈謂十里



焉常有而伯樂不常遇居士卒以元祐五年  
四月丙午葬于其年五月戊寅地則鄭州新  
鄭縣之旌賢鄉也配王氏韻川夫人之姪韻  
川夫人為晁氏婦矜式王氏恭儉似姑居士  
二子覺之貫之皆文學善士貫之已得科名  
為新鄉縣令後十七年而貫之始以書來曰  
頃先君不幸葬日迫太僕林旦嘗銘之痛其遺  
也知先君之深者孰與兄願為文表旌賢阡  
上抑先君不至要官職四十六年而沒施為

者必然孔圯海志不就士議處以豪傑陶淵  
明一縣令後仰其高窮達成敗信不足論  
其人物如何耳補之曰孝哉是足以大吾族  
父為不朽矣曰天之高明地之無疆中不  
知歲之幾何長人不七尺當物之一乃若傳  
說以其事業沒而上比於列星之光何必傳  
說有陵客星有白長庚彼微者也而動其芒  
豈皆如說富貴有功德于高乃如是其昌鳴  
呼居士世人以為狂自謂我非狂既隕于霜



亦揚其芳此如陵與白也身雖沒其才氣俊  
偉猶耀而不亡也

廣州推官楊府君墓表

元祐二年正月辛酉廣州觀察推官楊府君  
卒器未還也其後姪洵一日晡時昏然如醉  
歛見府君乘馬從徒而來洵遽迎拜既坐神  
色儵然如平生問何之曰今為忠孝節義判  
官矣所主人間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事也從  
容竟夜人但見洵拜且自言也將行有二紫

衣留語曰府君好范山下石臺何不即彼立  
祠洵忽悟謂家人曰適廣州叔父至如此衆  
悲駭因呼上為像工良拙而像惟肖人益以  
為神然府君官不顯當塗無上其事者祠竟  
未立也衆復曰府君生有德于此沒能震於  
靈響其存不朽不以祠立與否惟歲時野祭  
尚足以慰吾人之思廼叙府君行事并記洵  
所見來言曰府君里冠冕不可使其較然著  
於耳目之蹟久不傳也子實為文表諸其所



上補之曰諾府君諱緯字文叔齊州任城人  
也少愿敏事親孝儀狀端重長七尺忠信豈  
弟好學而愛人遇鄉人無以長必以敬而鄉  
人亦無以長皆敬而親之未嘗有官府而民  
聽之如官府至就評曲直而府君固退然君  
子非預人事者也魯大父諱超五代未藏匿  
不仕大父諱善基初稍稍以經術教接鄉里  
生子諱昇者府君考也諱早尚書比部郎中  
諱景尚書駕部郎中皆經明擢第有能聲故  
府君大父累贈尚書刑部侍郎而府君亦以  
皇祐五年經明中第嘗為太原府司理叅軍  
治縣所上盜在死罪者三人其黨應死者猶  
感泣語家人曰楊叅軍遇我盡今且死尚當為  
楊叅軍求佛追福我死不冤矣徙鳳州梁泉  
縣令教民以孝弟力田為先守史千之不知  
其能嘗薦其錄事叅軍張華等數人華呼同  
列詣千之言梁泉循吏而公不薦華等以為  
愧千之跋踏曰吾過矣吾過矣因并薦之遷



沂州防禦判官歲大饑盜蜂起守霍文屬府  
君背捕四縣盜吏爭以殺盜求賞多至數百  
人府君獨哀之開喻首減所全者衆狂人李  
逢聚七命淘金境上有異謀群疑不時發而  
逢敗誅府君亦坐廢二十年優游守道化行  
其家河決曹村灌七郡鉅野大溢會秋穀大  
登場事未畢民有舟者爭救穀老幼多死府  
君盡棄其田中積不載而以其二舟躬救人  
于津口所活者數十百人後民相見者皆曰

楊府君生我上簪極復為廣州觀察推官數  
曰欲老於此故息不及考妣今往幸滿歲得  
休官追榮丘墓不憾矣無幾何卒于官年六  
十有二夫人翟氏有淑行踰年亦卒子三人  
洎滌渙皆進士學問修立後方輿未艾也其  
沒後數年嘗有群盜白晝行剽輒呼相戒無  
犯楊府君家過其門猶俛而趨蓋府君不時  
生為善人怙而沒為小人惧者加此然於時  
府君未葬也其詳猶具于銘焉補之嘗竊以



謂行德於幽人不知而天知之天之所予不  
必貴富使正直好義所居以為民命是謂不  
泯其動於恠異亦時以勸善而警惡抑府君  
生誠實不欺沒豈其欺尚曰吾父母邦庶或  
福之豈利其饗哉系曰生無職於爾士民固  
聽之如其有官府沒無封於爾土民固神之  
如其山川主意有道者其德全疇於人而侔  
於天莫之爵而常自然范之山兮石如砥木  
蕭兮草靡：侯愛我邦兮歸萬里山中人  
兮春復秋日慘：兮云幽：侯壯長兮所居  
游侯之來兮民喜風飄惟兮雨露几鼓淵：  
兮舞侯圮紛進拜兮侯鄰里侯不可見兮德  
可思侯行不來兮民心悲謂侯飲食兮無去  
斯福爾之土以慰民之思

鄧先生墓表

孔子曰舉逸民而天下歸心焉孔子之所謂  
逸民者必若夷齊若少連七人其行有當於  
聖之事者迺素隱無迹則孔子不與沮溺子



路能非荷蓀矣此學者之所誦而識也自漢  
聘樊英如待神明至竟無它異故李固以謂  
處士純盜虛名無益于用然後厭益衰一切  
趨利遂往不返夫安得如古作者而言之惟  
夫行已有耻惡衣惡食而不耻而知違患之  
當遠也猶足以捄俗壞固范曄因固論而極  
之日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原  
其無用亦斯以為用有味乎斯言也而吾里  
鄧君異於是昔魯黔婁先生不干世生無以

養死覆以布衾而其妻以謂有餘於富貴嗟  
夫鄧君其殆庶幾先生之遺風乎君諱御夫  
字從義濟州鉅野人幼辛苦讀書嘗試太學  
異等蚤為司空平章事呂公所知而性薄榮  
利方壯則褫舉子服去布裘芒屨晨夜身  
自力作以供祭祀仁鄰里而退甘其菲如食  
五鼎非農

易所無亦難矣乎居頽  
然順靜望其貌知有道者與鄉人言老者以  
慈愛幼者以孝悌屢里工驛以勤儉不欺故



人慕交之或就評曲直皆滿意慷慨尚義急  
難必起身結茅北郭水濱牛羊鳧雁之所牧  
集蒲柳翦然下窺如墜谷有石几丹墨作老  
子注寒暑易節乃一再出吳人項傳見之心  
服書其石几云昔聞河上公今見濠上翁姓  
名字時異道德經解同辭雖俚然寔事也又  
作農曆一百二十卷言耕織芻牧與九種藝  
養生補荒之事較齊民要術尤密州守王子  
韶為上其書朝廷請頒之不報乃棄家入廬

山學釋氏說將老焉會得疾其家彊之歸有  
詩三百篇皆蕭散方外言也無幾何卒大觀  
元年正月十六日也享年七十有六有子二  
人長日洵次曰能守其業以是年二月初  
九日葬于鉅野縣宋善村龜山之原女三人  
長適鄉貢進士高處約次適右侍禁張寬次  
適鄉貢進士程延禧將亡一夕過所以遊呂  
真論死生之際曰吾去矣呂莫知其故是夕  
呂復夢之言塵累未盡今當至蜀都為一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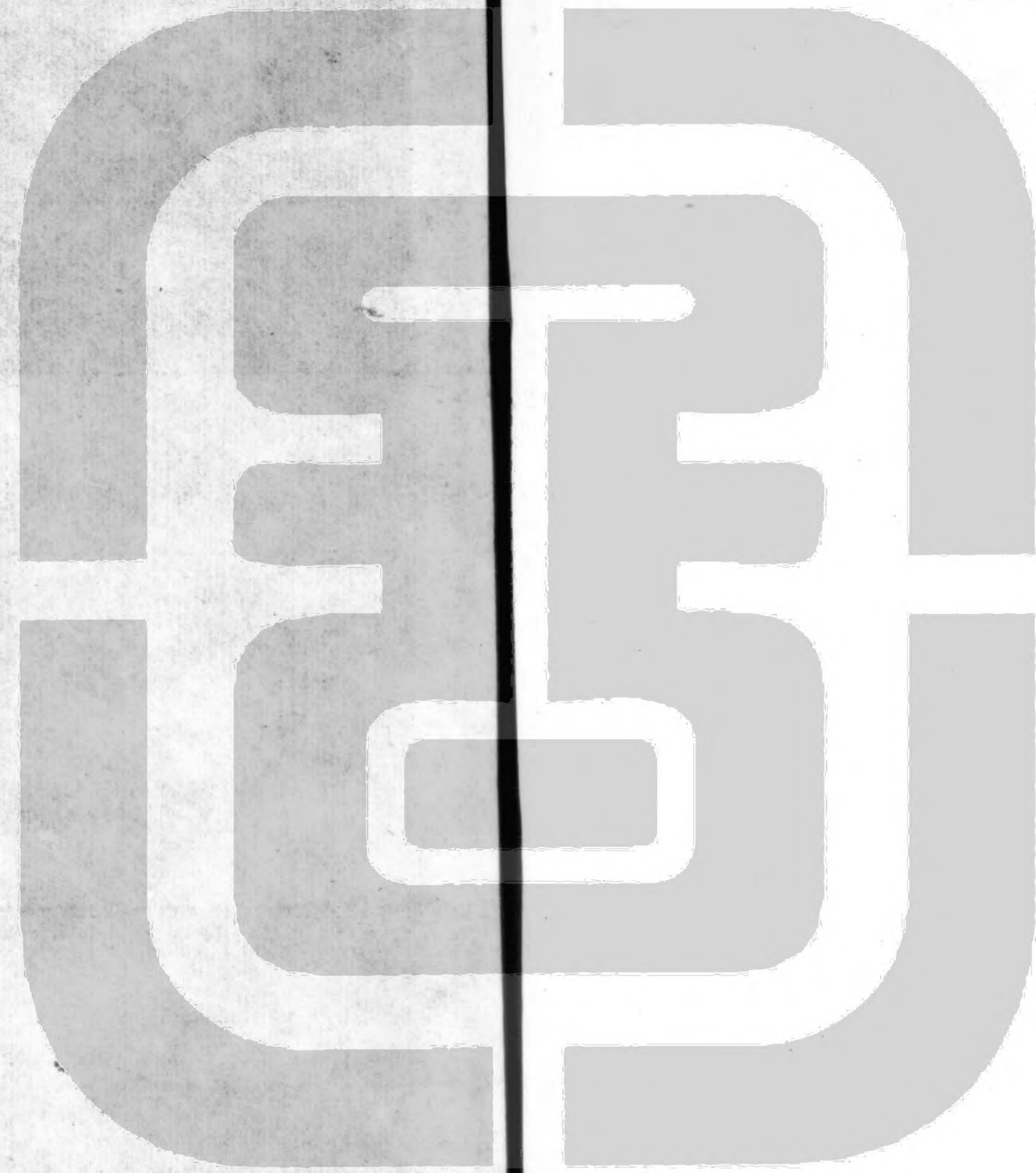


家子呂坦寤馳候之殫矣死生聖人難言此  
非補之所能知然觀羊祜探環事世固有於  
此不昧者系曰  
孟子論君子之行不同也而曰歸潔其身而  
已矣大哉潔乎惟君平生潔則有餘以是銘  
君亦忱不誣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三







Faint, illegible text visible on the right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r very light handwriting.



